

街角书店，我们的故乡

■ 贺彬

将近40年前，重庆主城就有不少闹市中临街的书店，新华书店，是它们统一的名字。

沙坪坝三角碑转盘有一家。北碚中山路上，毗邻街心花园那座著名的缙云女神塑像，也有一家。我念大学时，漫长的暑假里，我时不时会窜进前者；后来毕业分配，去了四川仪表厂，每到周末，从缙云山半山上的车间下山，乘坐返回主城的长途汽车间隙，也会趁机在后者的书架间逡巡。

记忆里它们的店堂都不大，普遍显得幽暗，与店门外明亮、耀眼的街市和高楼相比，形同异域。但我却在瞬时的逃离中，感到了难与外人言说的秘密欢愉。

外面那个世界，布满我青春期的慌张和狼狈，还有我对个人现状的不满，看不清前途的茫然，但当我一头扎进书店，这些都可以轻易被我抛到身后。

缓解焦虑的栖息地，虽说时间短暂，书店却在不经意间，为我担当了那样重要的角色。

国营书店的书架，那时摆放得还相当随意、散漫，但我却时不时地在其间淘到要命的宝贝，一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狂喜。

当年有一套“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”，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，记得伍尔夫的《海浪》、劳伦斯的《儿子与情人》、谷崎润一郎的《细雪》等等，都是我在那年头看起来略显荒凉的书架上淘得的。

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，会像是一下子拉开了电灯泡的灯绳一样，变得闪闪发光。而当你满怀惊喜地翻开那些书时，你真的会将门外那个忙碌的世俗彻底忘却，有时，甚至会产生错觉，恍然间觉得那深深的店堂变成了一辆神奇的列车，轰隆隆地前来将自己接走了。

后来，经典来了；再后来，刀锋也来了。

说起经典，按我前同事、专栏作家马拉的说法，老板杨一海赚得第一桶金后，1998年居然想起要在解放碑弄个书店。20多年过去，无论如何，这成了一件非常酷、酷毙了的事。

相当长的时间里，经典成了重庆这座城市中文化人、读书人的集散地和接头场所。我是其中的受益者，得以重返青春，再一次坠入那秘密的欢愉中。

那可真是个秘密的去处啊！民权路的背街巷，隔壁就是公厕，门脸儿也格外低调，不晓得的人，还以为那是朝天门哪个服装店的存货仓库哟。但门内的书，却堆得像山一样高。

这也是我头一回见识将书籍的码放，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的地方。朋友徐斌一度担任经典的策划，记得她告诉我的一个秘密是，杨老板要求他们，不同的重点书要码成不同的形状，有时是金字塔，有时又是凯旋门……而我们却不管不顾，在巴

掌大的店面里呼朋唤友，又在深不可测的书海中猎奇抄底，不亦乐乎。

不知不觉，经典成了亲人一般的存在。我的一个在某周报上班的朋友执意辞职，当起了经典的店员，只为能安静地多读点儿书。而我当年在《重庆晨报》的一众同事，也自发成了经典的铁粉，为首的马拉，至今更是被AI定义成了“经典书店长期的关注者和支持者”。

有一些面孔，在那明暗不定的店堂里一再遇见，已经亲如家人，却始终未能相认，最后竟成永诀；还有一些面孔，是悄然而至的久别重逢，每一次都那么的喜出望外；另外的一些面孔，比如茅奖得主格非，从遥遥不可及，但在经典，却与我相隔不到10米……

2023年11月19日下午，我站在经典大讲堂中央，发布自己的全新小说集《乐园》。彼时，经典已搬迁至南滨路，落地窗外，是浩荡东去的长江。老板杨一特意赶来扎场子，这也让我有机会当面说出了那句感谢。我说，10多年前，我被报社的那份夜班工作折磨得奄奄一息时，全靠经典书架上精选的那些文学书籍，让我身体里的文学火苗不至于灰飞烟灭……

马拉曾写过一首叫《书店》的小诗，他在诗里写：“有一种书店/像乡愁一样站在街角……/在别的地方，在远方/它可能叫城市之光，叫喊品，叫季风/叫学而优，叫博尔赫斯，叫先锋/在重庆，这样的书店，叫经典。”

寥寥几句，说出了我想说的一切，我也不可能说得更好了。

我无比认同他一起首就说到那个词，乡愁，那个深邃的词语足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相信，即便他诗里提到的不少书店的名字，已随风而逝，但故乡永在。即便曲曲折折，弯弯曲拐，我们也总将它找到。

去年夏天，经典在坚守了足足26年之后易主，杨一用1元钱的象征性价格，将书店转手给了新山书店老板，而经典的名字得以存续。

不到一年以后，重庆另一家我热爱的特色书店刀锋酒馆，撤离了解放碑，在万象城6楼上的天台花园，迎来自己的“三生三世”。

我很晚才认识刀锋的主理人江凌，他差不多是和我相差了十几二十岁的隔了辈的年轻人了，戴副丝边眼镜，说话细声细气，格外彬彬有礼，却在每天起床后的上午，就近找家星巴克，要坚持写上几小时后，才去店里打理日常事务。

就这样，在刀锋，我再次和一群同类接上了头。江凌和他身边的朋友们，爱书，写书，也做书。认识的第一天，我就和他们结成了惺惺相惜的“同伙”。

从此，我知道，我去刀锋已无需理由，因为那不过就是回家。

阅读与一座城

7月25日-28日，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渝举行。时隔18年，这场书香盛宴，再次与重庆相拥。

本届书博会以“书香中国 阅读之美”为主题，不仅是全国出版业的一次集中亮相，也是重庆与阅读展开的一场深情对话。

阅读，不仅是打开城市的钥匙、认知城市的路径，更是城市文化、城市气质的参与者、构建者。

对于重庆而言，阅读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、空间场景、个体体验中：在街角书店，无数读者找到了精神的故乡；在陆海讲读堂现场，讲读人带着读者看世界、观内心；在北碚，与阅读、与诗歌有关的活动，如同嘉陵江的水从未停歇，让这座小城流淌着诗意；在书评人的文字间，阅读时的震颤与领悟、书中的真善美得以向更多人分享……

本届书博会的这场书香之约，既是对阅读的致敬，更是对未来文化发展的期许——让阅读继续成为城市向上生长的精神养分。

——编者

■ 蒋登科

在北碚，与阅读、与诗歌、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很多。诗歌创作和诗歌阅读、分享、研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基因和文化名片。

北碚具有深厚的诗歌文化积淀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，陈子昂、李商隐都为北碚写下了诗篇，据说《夜雨寄北》就写于古称巴山的缙云山。现代以来，吴芳吉、郭沫若、于右任、老舍等都曾在北碚留下了诗篇。上世纪50年代之后，方敏、邹绎、梁上泉、杨山、万龙生等众多诗人都奉献了书写北碚的作品，尤其是傅天琳，成长于缙云山，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缙云山为题材的，获得全国优秀诗歌（诗集）奖的《绿色的音符》、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《柠檬叶子》都扎根于这片土地。

北碚不只有一代一代诗人对诗歌创作的坚守，而且有一群长期坚持诗歌研究的学者。

吕进教授于1986年创建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，就是全国第一家专门研究新诗的实体学术机构，近40年来，出版了200多部学术著作，培养了超过700名博士、硕士，编辑出版多种学术期刊，举行了一系列国际性、全国性、地域性的诗歌研讨会、朗诵会，将北碚的诗意传播到世界上的很多地方。

诗意是可以传递和扩散的。经过长期积累，北碚人心目中拥有了一种天然的诗意。

在北碚，以诗歌为主要文体的采风活动、阅读活动、研讨活动此起彼伏，就像嘉陵江的水，一直没有断流过。

晓佳出版了诗集，大家就聚到一起，分享他的佳作，聆听他对诗歌创作的感受；程龙、月若初见出版诗集的消息发布之后，北碚作协的微信群沸腾了，在祝贺的同时，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如何分享这些作品。

北碚区文艺家活动中心、北碚区作家协会、北碚图书馆、西南大学图书馆、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、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等读书活动组织者或者阅读基地，总是不时发布文学、诗歌的阅读分享消息。

这些活动不需要专门组织听众，自然会有不少市民参加。参加读书活动早已成为

北碚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；诗歌的代际传递也已经成为一种日常。

北碚的诗歌活动从来不是封闭的，我在很多活动上见到了来自重庆区县的诗人和读者朋友，他们乘坐轨道交通，甚至自驾，奔波几十公里，专门赶到现场，和大家一起享受诗意之美。

有朋友告诉我，北碚的文学氛围、阅读氛围太好了，温馨、和谐，每次到北碚参加活动，都会有新的收获。

诗歌需要传承，更需要创新。为了创作出更多贴近当下的诗歌作品，北碚从2019年起举行缙云诗会，每年一届，邀请了吉狄马加、黄亚洲、叶延滨、傅天琳、李琦、郁葱、娜夜、梁平、李少君、龚学敏、李元胜、冉冉、峭岩、萨仁图娅等诗人来到北碚，体验这里的历史文化、自然风光和当下发展，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。

在偏岩古镇，很多墙壁上都摘抄了缙云诗会的作品，人们一边漫步古街，一边欣赏优美的诗句，为古镇增添了一份具有现代性的人文气息。

在2021年11月第三届缙云诗会期间，中国作协诗歌创委会命名北碚为“中国诗歌创研中心”，吉狄马加现场授牌。北碚不只是拿到这个牌子就完事，而是将北温泉公园内的兰草园改为中心的活动场所，对读者和游人免费开放。

在嘉陵江畔静静地翻阅几本诗集，可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，但对北碚人，却是随时发生着的事情。我们在那里举行过多次诗歌讲座、诗歌分享活动，为古老的北温泉增加了浓郁的诗意。

除了缙云诗会，北碚每年举行的大小小的诗歌采风、交流活动难以统计，比如我们有玉兰诗会，有川渝诗人北碚行活动，有重庆诗人之会的各种采风交流活动，有时在山水之间，有时在城市街巷，有时在乡村田园，有时在菁菁校园……诗意和诗意的分享，已经渗透在北碚人生活的各个角落。

吕进先生说“行到北碚必有诗”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因为这里有诗的历史，有诗的创新，更有生长于烟火之间的诗歌阅读者、传播者，他们共同营造了这座城市的诗意。

书评赠予的礼物

■ 南风子

世上有一些事，像母亲栽竹子，本来只是因为我想尝尝笋子炒腊肉，没想到几年后，这片竹林除了献出爽嫩的春笋之外，还馈赠了我许多：竹刀竹弓，竹影竹声，一地的金色光斑。在西南大学毕业后，因一个偶然，我来到一座古镇教书。石板小巷悠长得像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；水草被河水洗得碧绿透亮；高大的樟树，为吊脚楼打伞，撑起浓荫。古松繁多，大风吹过，涛声阵阵，是岁月之书在翻动吗？

这里的时光走得慢，像极了大学时的崇文楼，与读书是绝配。于是，我又仿佛过上了大学生生活，一天到晚和书作伴。

作为语文老师，读得最多的自然是文学。从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，再到外国文学；同时我也涉猎文学理论，中外文论都翻读。我尤其爱那些见解深刻又文采斐然的评论：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目光如炬，直抵诗魂，语言却如珠玉滚动，冷冽有声；李长之《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》剖析史公傲骨与血泪，笔调行云流水，读来酣畅沉醉。

读得多了，心里的感悟便像山涧清泉，汨汨往外冒，忍不住想写点什么。这便是我写评论的缘起。

评论的世界，像一座生态良好的森林。有参天巨木，是宏阔深邃的理论著作；有灿烂花树，是旁征博引的文学论文；也有低处蔓延的青苔，是随笔式的书评。巨木有巍峨，花树有炫丽，青苔亦有自己的静美。米粒大的苔花一旦绽放，不也让人驻足低眉，心生怜爱么？

我笔下的书评，大约就是这林间的苔藓。我细心培育着，暗暗憧憬苔花绽放的那天。

一直难忘在《重庆日报》的“共赏百本好书”栏目发表的第一篇书评——《在花谷里读〈孩子们的诗〉》。为了写它，我捧着那本童诗集坐在野花满坡的山谷。孩子们水晶般的诗句，像谷里的清风突然撞开我心门：“灯把黑夜/烫了一个洞”……那一刻像被施了魔法，童年突然清晰起来：田埂上奔跑的我，对着云朵发呆的我，都在诗行里眨眼睛。原来童稚的句子里，藏着最纯净的情感密码与诗意开关。这篇小文不仅增强了我写书评的信

心，还让我与儿童文学结了缘。

从此，每写一篇书评，都像一次虔诚的审美之旅，一节自我修炼的文学课。在《青铜葵花》里，我遇见苦难中绽放的人性光辉，青铜的沉默守护与葵花的向阳生命力，连同大麦地的秋雨一起，落在心头，是温暖也是酸楚，久久不散。在《汪曾祺散文》里，寻常的咸菜茨菇汤、故乡草木，经作家点染都有了隽永滋味，品出了一草一木、一饭一菜里的大诗意与小确幸。

书评之于我，是分享阅读时心头的震颤与领悟，是向书中真善美的灵魂的致敬；也是潜入文学深海，摸索创作规律的一条秘密通道。

这通道里藏着太多惊喜：读《草房子》，悟出长篇儿童小说的一种独特结构——不以单一事件贯穿，却让每个人物都成为一颗亮星，轨迹交织成璀璨的童年星图，照亮水乡天空。读《小山羊走过田野》，那小灵性小山羊让我沉思：它游离于童话与小真之间，不依赖魔法，不执着现实逻辑，亦真亦幻，却自有一种魅力，贴近孩子澄澈的心灵，在文体规范与天马行空的想象之间，找到合适的平衡点。这种对文体创新的探索，给童心表达开拓了一片新天地。

回想近五年来，写下的百来篇书评，感觉它们是审美之旅的记录，也是文学自修课的笔记。因为这些书评，尤其是其中关于童书的书评，我的儿童观和文学观都有了更新。很多时候，儿童是大人的老师。儿童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，听见大人听不到的，想出大人想不出的。比如蚂蚁搬运粮食的队形，小狗饿了和乐了的不时的叫声，云朵为什么要给天空化妆。一个成熟的作家，内心一定藏有一个赤子。

于是，我的童心又一次重生，创作的枝桠悄悄探出头来。我开始写儿童文学，重新审视、体验甚至补课那不算完整的童年。

拜童心为永恒的老师，为儿童建造一座心灵桃花源。近两年，我创作了“红色少年诗意传奇”系列长篇儿童小说，写“红色少年向阳而生，以歌声为武器进行战斗”的故事。在写书评之前，我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儿童文学作家。也许，这是书评给我的一个秘密礼物吧。

阅读、书评、创作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“三位一体”的事，一件安顿心灵的事。它们成了我的一种自我疗愈，和一场漫长的精神返乡。就像母亲种的竹子，我起初只盼一碗美味的笋，后来却收获了滋养一生的春风与童趣。

让一座城爱上阅读

——陆海讲读堂随记

■ 李立峰

周日，带7岁的小女儿去听讲座。每一次去，主办方都会发布当月的“百本好书送你读”书目。现场每人赠书一本，不管是几十元的，还是几百元的，只要各大书城敢推荐，主办方就敢送。不可谓不大方。这可让观众高兴惨了。这一切的背后，都是为了“让一座城爱上阅读”，在快节奏的当下争取宝贵的读者。

讲座的地方也不得不说，重庆人民大礼堂，以往需要购票进入参观的景点，如今成为了免费讲座的现场。数千人云集其中，以读书的名义济济一堂，既让分享者感到无上的荣光，更让观众感到十足的体面。不可谓不是大手笔。

陆海讲读堂一经推出，就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和读者的追捧。相比于网红城市，人们更喜欢文化之城，以及用文化滋养的当下与未来。

最近登上这个舞台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、图书策划人吴鹏飞、学者余世存，就从不同角度诠释了阅读如何改变生命的质地和城市的气质。

好的讲座都是从故事开始的。

话说很久以前，老禅师让小和尚用竹篮去打水。小和尚一路小跑来到小河边，打了满满一篮子的水。但篮子一离开河面，水就流光了。小和尚空手而归。就这样，过了一天又一天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实在忍不住就问老禅师，为什么要用竹篮打水？老禅师接过竹篮说，你看，虽然用竹篮没有打到水，但是用竹篮一次又一次地打水，让它变得又干净又通透。

“竹篮打水，并非一场空。阅读的我们就像打水的篮子，变得又干净又通透。”主持人说。

“我对此有不同看法。如果用竹篮打水来形容阅读的话，要害不在于篮子，而在于人。”李敬泽说，读书并非简单的等同于我们拿着篮子去装什么回来，而在于当我们一遍遍地提着篮子前往有水的地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篮子，而是人。老禅师真正想要的，就是让小和尚在往返河边的路上，磨炼他的心性，使他变得专注、耐心。

李敬泽的演讲声音不大，分享多属即兴发挥——如他的新书《空山横》，像投入湖面的石子，

让台下的呼吸都跟着放缓，直到最后一句落地，短暂的静默之后，掌声轰然炸开。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得以窥见“腹有诗书，颜升气华；胸有文章，境界深宽”的模样。

阅读，除了精彩的故事，还有绝美的风景。

在星球研究所图书产品负责人吴鹏飞看来，风景有千般，人生有万种，皆由地理造成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就是因为路上有无边的风景。风景会治愈人心，风景会放大心胸，风景会催人奋进。一个热爱风景的人，一定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。

星球研究所为重庆人量身打造的《什么是重庆》，从山、水、人、城四个篇章，解读了重庆火爆人间经久不衰的原因，成为外地人打开重庆的一把“钥匙”。

从地理的角度看，重庆从雄峙的群山中突围，在激荡的江河里脱险，在崎岖的岭谷间筑城，在喧嚣的街市里沸腾。而在我的眼中，往前一步是都市，退后一步是田园，出则鲜衣怒马，入则人间烟火——是为重庆。

阅读，既是看世界，也是观内心。

余世存的《时间之书》，将传统经典、天文地理、科技人文熔为一炉，融入每一个节气的解读，为听众展开中国文化广大而精微之处、纯粹而唯美之时，指引我们经春历夏，因时而动，顺势而为。

听他的分享，你能看到他广袤的阅读量，以及为了写书而下的苦功夫。那一刻，你会为自己的浮躁感到惭愧，知道唯有心怀理想、践行长期主义，才能防止陷入虚假的忙与无用的碌。

如何破解这一困境？余世存建议做日课，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。经过日积月累，这些小目标就会变成生活的压舱石、人生的定海神针，让凌乱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。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，而非焦虑时光。你做三四月的事，到八九月自有答案。

在这方面，我是有同感的。曾经长达10年，我坚持“每日五公里，每天一千字”，文明思想，野蛮身体，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找到了简单而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让自己受益无穷。

三千年江州城，八百年重庆府。烟火里藏着坚韧与热忱，江峡间养着忠勇与热血，而阅读正像长江和嘉陵江的汇碧，浸润着这座城的街巷和人心。

